

新版电影上映，互联网争议远胜观影人次

《红楼梦》改编，短视频时代难承之重？

■本报记者 王彦 见习记者 臧韵杰

选角、剧本、置景、服化道、特效、滤镜……很少有一部电影亮相就陷入近乎全方位的质疑。

8月16日，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以下简称《金玉良缘》)上映。6天后，影片累计票房不足500万元，总观影人次约14万。与惨淡的市场反响相比，各社交平台上的争议声却可谓沸反盈天。一边是网友把“一黛不如一黛”的话题上热搜前排，影片口碑翻车翻得惨烈；一边是该片导演胡玫发长文指责有些账号似乎蓄意攻击电影，利用AI生文群发差评。

对古典名著的影视化转码素来关注越多，争议越大，尤其《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金玉良缘》，胡玫曾数表心意，她的创作意在“抛砖引玉”，希望用现代视角来引导年轻的网生代因电影而翻开原著。可如今，何解其中味，乃至该不该“解味”，都成了当下这场互联网争论的重要辩题。有网友犀利直指：“既要与短视频、微电影争夺注意力，却又被碎片化和浅阅读牵着鼻子走，如此创作‘轻量化’的时代，是配不上曹公原著的。”

《红楼梦》改编，真的是短视频时代不可承受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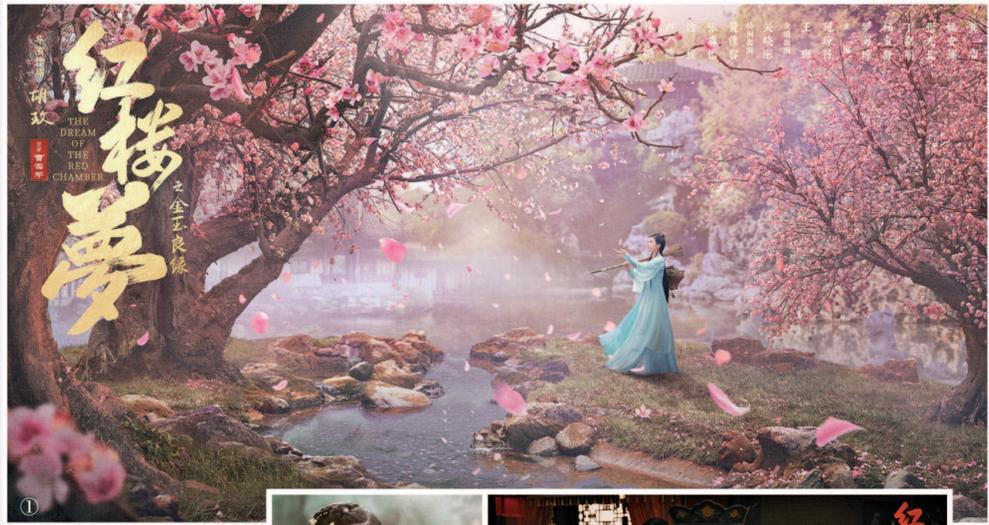
选角：珠玉在前，新一代“宝黛钗”还需要吗？

《金玉良缘》争议并不以上映为始。一年前，宝黛钗等选角随影片预告首度披露，每人亮相不过两三秒，毫不妨碍一登场就被群嘲。都说一代有一代人的审美，但这句话还是在评论区刷屏了——“天上有陈旭旭，世上再无林黛玉”。话说得绝对，道出的则是两重事实——观众对《红楼梦》影视改编的关键期待在于人物；87版《红楼梦》的影响力跨越了时间、世代。

上海师范大学启言文学院教授詹丹第一时间观影。采访中，他屡次提到演员的形象气质应与角色高度契合：“林黛玉在原著中是个超凡脱俗的女子，她是绛珠仙草的化身，灵气斐然。”外貌上，“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羞一身之病”；她的文化基因里，书香与世禄两种色彩交错。可从有限的观众反馈来看，此次大银幕版的林黛玉“只剩了刁蛮小性”“毫无灵气”，也就难孚众望。

1924年，民新影片公司将梅兰芳演出的五出京戏片段拍摄剪辑成一部两本长的黑白戏曲短片，其一为《黛玉葬花》，那是《红楼梦》第一次被搬上大银幕。过去的100年间，1962年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1987年王扶林导演的央视电视剧、1989年谢铁骕导演的系列电影，艺术上各有千秋，在几代人心中留痕。2010年，李少红执导的剧版播出，角色“铜钱头”造型饱受争议。

既然今天的观众一谈论《红楼梦》言必及87版，珠玉在前，新一代的“宝黛钗”还需要吗？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秘书长胡建礼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对‘宝黛钗’的选角认知不可能永远定格在87



①②：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上映6天后，影片累计票房不足500万元，总观影人次约14万。与惨淡的市场反响相比，各社交平台上的争议声却可谓沸反盈天。
③：陈晓旭饰演的87版林黛玉。



制图：李洁

版上，确实需要新面孔出现。”

叙事：节奏焦虑，电影只能做到名场面打卡？

胡玫曾表示，《金玉良缘》的定位是“青春”。它从伏笔千万、构架恢弘的原著中，试图抽出宝黛之恋为主线，用青春爱情的苦折磨万艳同悲的哀，试图打动据说久已不啃大部头的年轻人。

为与今天观众对快节奏的叙事需求对接，故事主线“创新性”地设置为“贾贪林财”，用林如海的巨额遗产修建了大观园，继而为掩盖阴谋棒打鸳鸯。此设想未必不行，但下笔已谬之千里。

《金玉良缘》里，主线剧情被走马灯式地压缩在前20分钟，几个过场、几句台词直白抛出后，便搁置一旁。贾府为何谋夺林家产业，如何算计孤女，其间贾府众人的态度又有何不同，凡此种种，故事的起承转合是难以自洽的。为节奏焦虑所困，电影从20分钟后一头扑向原著“名场面”的浏览。

刘姥姥进大观园，与电影主线无多关联，似乎演员登场只为说那句“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宝钗还没进府，黛玉竟吃起醋来，先知先觉好像只为了冲宝玉埋怨那句“没有好哥哥给用花儿雪儿做

冷香丸”；迎春省亲桥段，原著里早早登场、开启大观园情节的迎春，在电影里姗姗来迟……网友讥讽，这些被揉碎重组、无来因后无结果的片段，倒是贴合如今“特种兵式打卡”的风尚，只管将记忆中的名场面生硬堆叠，用本意“抵抗短视频”的大电影完成一场盛大的短视频集锦。

审美：语境更迭，终究是“超前”的技术消解了古典美？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正当《金玉良缘》从市场到口碑四面楚歌，取材于《西游记》的3A游戏《黑神话：悟空》几乎一夕之间席卷海内外。起点都是古典四大名著，两者境遇天壤之别，有人直接判断：今天的互联网语境下，再也拍不出古典美了。

电影《金玉良缘》立项于2016年，2018年开机，2022年重制后期。这相对漫长的创作经历，恰也是中国从热钱涌动到回归理性、视效技术迭代升级的过程。

立项的2016年，中国市场票房第一归属33.9亿元的《美人鱼》、《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盗墓笔记》《长城》等片也都收获十亿级别级别的票房，正是中式奇幻大片的吃香时代。胡玫本人亦不否认，彼时的创作环境给了她“太虚幻境”拍成神魔大片的大胆想法。这份假设在2022年技术

起飞的年份被兑现。于是，原本充满神秘与诗意的太虚幻境，在电影里被渲染得过于“科技与狠活”，浓烈的AI感，终究失了原著里空灵飘渺的韵味。

不过，仅仅是“超前”的技术消解了古典之美？也不尽然。导演强调，开机前美术服化道都极尽用心，可上映后，观众只看着桌上琳琅满目的整盘乳猪、整只螃蟹，很难想象世家小姐如何下口，细节败坏就在顷刻。黛玉葬花更是网络吐槽重灾区，虽说剧组远赴西藏林芝实地取景，但当观众眼见桃林远处雪山若现、粉色桃林在几层滤镜后开出了阿宝色系、马卡龙色系，无怪乎调侃一句“黛玉葬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至于《红楼梦》里最精妙的人物性格，在《金玉良缘》里更是荒腔走板。林黛玉成了刁难人的巨婴，宝玉从怜惜女孩的灵秀之人变身油腻公子，宝黛爱情该有的木石前盟、志趣相投，徒留网言网语的真诚真像真张狂。

是否存在审美下沉？有学者直言不讳，快节奏的生活和碎片化阅读确实重置了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接收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一代对古典文学的改编期待仅仅停留在“由厚拍薄”。恰恰相反，越是此时，越需要创作者跳脱“迎合新审美”的伪命题，从“薄”中拍出“厚”意，引领新一代观众。

从生生不息的“红楼热”中读出当代价值

■本报见习记者 孙彦扬

“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红楼热’就从未停止。曹雪芹还在世时，《红楼梦》就以抄本流传，被人们喜爱。它是中国文化里面一部非常奇特的书，内容特别丰富和微妙。因此，各种人因其不同的人生体验、不同的趣味爱好、不同的阅读倾向，会读出不同的景象与味道。”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路玉明如是说。

刚闭幕的2024上海书展上，“红楼热”方兴未艾，随处可见红楼元素与红楼书迷。据粗略统计，主会场各大展台摆放《红楼梦》及相关书籍超过30种，相关新书发布、图书分享以及图籍特展等活动遍布主分会场。潘向黎《人间红楼》新书发布会吸引了几百名读者排队签售，戴敦邦英译本《红楼梦》插图45周年特展、金山区图书馆《红楼梦》传世经典图籍综合展引得不少人驻足欣赏。成书200多年的中国古典名著为何仍旧散发出如此强大的光芒？《红楼梦》的当代价值何在？这是个屡谈屡新的话题。

写出中国人的活法，对生命更细致入微的探测

《红楼梦》写出人生选择，写出中国人的活法，其中也容纳着曹雪芹的深长感慨。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认为，书中大抵写了两种选择：“一种是随大流，一生过得有依靠、有规范；另一种则是跨入复杂性，跨入生活的种种，一如李叔同以‘悲欣交集’四字对人生的阐释与概括。”平安无事是一种结论，但生命的展开度与完成度似乎是观照人生的另一重要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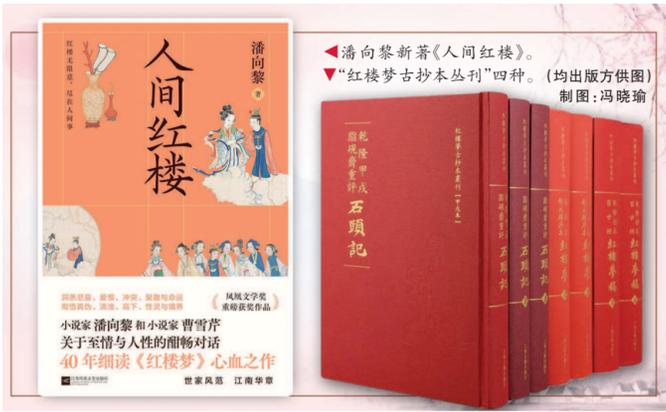
在这样的视角下，《红楼梦》的众生便走出了两条通路。梁永安以时间维度划分出两种人：一种是面向过去的人，过去为此类人积累出规范与完美主义；另一种则是面向未知的人，有自己的新想法，同现实也有一定距离。若是细数《红楼梦》中的人物，宝钗便是颇有道德感与规范意识的前者，而宝玉、黛玉、晴雯等人“有一种不在大观园的价值理念，他们的幸福皆在大观园外，而那个时代却无法实现”，由这样的“生命弱点”产生的各色各样的艰难，让读者读来充满辛酸又魅力无穷，然而也正是这样冷峻苦乐能够留下自己生命的独特痕迹。

《红楼梦》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浮光掠影匆匆而过的。在上海书展现场，很多红楼迷也很难直接说出最喜欢哪个人物，或许这个问题已无需多问，《红楼梦》里纷纭众

生对人间细致入微的探测，对生命深度的探照，已同读者们相互呼应。路玉明谈到宝玉角色的复杂性，“他不仅仅是经验的，还是理念的，其身上寄托着曹雪芹对人生的整体性认识”。梁永安最注意晴雯，每一次重读都要留意几遍，“晴雯一出便被规定了自己的位置，但决不能将她简单理解为‘小姐身子丫鬟命’，她对生活的种种冲撞、同大观园的格格不入，都是在对生命自身的重新认识与调整”。梁永安由此感叹：“这么大的基数，真正活出自己生命的有多少？这本书可以细细体会。”

贯穿各个年龄层，《红楼梦》有着无尽的打开方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重点推荐”中有



潘向黎新著《人间红楼》。
《红楼梦》古抄本丛刊“四种”。(均出版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不少与《红楼梦》相关的书籍。从最近上新的“红楼梦古抄本丛刊”(甲戌本、己卯本、舒序本、梦稿本)，到《红楼梦》(三家评本)、《红楼梦》(脂评汇校本)以及相关研究书籍，可谓精彩纷呈。据编辑秦娟介绍，这次出版的古抄本丛刊选用了四个重要版本，红楼梦的版本系统比较复杂，可以满足读者了解本演变的需要，同时兼具艺术性。旅顺博物馆藏、孙温所绘制的全本红楼梦《梦影红楼》，也特别受读者喜欢。

记者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等推出的红楼著述亦颇受关注，如淡文著《红楼梦论源》《曹雪芹溯源》、刘上生著《曹寅与曹雪芹》《从曹学到红学》、“红楼梦文本本”系列等。逛一圈书展，还有上海辞书出版社《戴敦邦画说红楼梦·大观奇缘》、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欧丽娟所著《红楼梦人物论》、上海三联书店《脂砚斋评石头记》《红楼梦幻》、华文出版社“张捷说红楼”系列以及外文出版社的英文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等，难以尽数。红楼衍生文创产品也令人眼前一亮。口袋书《红楼梦诗词》小小一本售价不到十元。上海图书有限公司为戴敦邦《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图》设计的邮票款金属书签、冰箱贴以及《梦红楼》笔记本等多种文创产品，都十分热销。而戴敦邦英译本《红楼梦》插图45周年特展相关的经折页、书签、亚克力立牌、折叠灯、限量版画等文创产品为红楼迷提供了多样选择。

梁永安谈及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读《红楼梦》，每次阅读都有新的体悟，因而《红楼梦》的读者不会设限——经典之作仍旧滋养着当下的人们，无限散发着生命力，又何尝不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传奇。

本报讯(记者范昕)前天下午，随着大屏幕上敦煌特有的祥瑞之兽九色鹿飞跃大漠，来到浦江之畔，“东方之冠”“飞天”造型的表演者翩翩起舞，把中华艺术装点得仿若“东方的敦煌”，“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官宣将于9月20日至12月20日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亮相，为即将举行的2024年第三十五届上海旅游节增添重要的文化元素和产品内容。与新闻发布会同步开启的每张仅售39元的秒杀票，一秒售罄，每张售价58元的早鸟票亦颇为抢手。

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集建筑、彩塑、壁画艺术于一身，是中国规模最大、历史延续最悠久、保存相对完好的历史遗迹之一，被誉为“世界最长的沙漠画廊”和“墙壁上的文化艺术博物馆”。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敦煌研究院和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联袂主办的此次大展，聚焦敦煌莫高窟的文化、艺术、历史，以“文物+复刻经典洞窟+壁画彩塑”为形式，汇集敦煌研究院馆藏展品共计168件套，并1:1原窟复刻莫高窟经典石窟群，实现观众身临其境的“在上海，看敦煌”。这将是敦煌文化艺术展品在上海迄今最全面、最多样的展出。

“此次敦煌文化在上海跨越时空的穿越，体现了敦煌与上海之间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文化赓续的使命。”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介绍。敦煌文化中的精髓展品和深度内涵都将在此次展览中得到竭力挖掘，分“丝路·敦煌”“石窟·净土”“遇见·藏经洞”“坚守·传承”四个单元由表及里推进。其中，敦煌研究院馆藏文物中体积最大的《北京石塔》，见证敦煌文化包容互鉴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碑，证实记录莫高窟开凿时间的《圣旨碑》，入选国家宝藏的《归义军衙府酒破历》，禁止出境(境)展览文物北魏刺绣佛像供养人，均为上海首展。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藏经洞》数字回归成果将迎最大规模全球首展。六件价值珍贵的“藏经洞遗书”原件及其复制品也将集结，包括世界上现存最早标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品《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世界上现存古代星图中年代最早、星数最多的《金天星图》、现知最早的纸质抄本历日《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围棋论著《棋经一卷》、我国最早的一部由国家颁布具有药典性质的药学著作《新修本草》、中国最早的水利法典《开元水部式》。

与此同时，展览“搬”来1:1复制的莫高窟六座经典洞窟，包括被称为“融汇多元的万神殿”的西魏第285窟、“精美塑像馆”盛唐第45窟、被誉为“最美飞天”的盛唐第320窟、“最美的涅槃佛”中唐第158窟、“描绘入微的千手千眼观音”元代第3窟和“打开中世纪世界历史的钥匙”的第17窟。

展览举办期间，中华艺术宫将推出以“我心中的敦煌”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全球征集活动，举办系列名家讲座，还将为观众带来壁画临摹等艺术体验。围绕此次展览，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久事集团上海都市旅游卡公司、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等上海的文旅企业也纷纷推出各类主题产品，形成文旅商体展全面联动的良好态势。

豆蔻年华的上海中学生参军赴朝

取材上世纪50年代真实历史，原创话剧《同学少年》下月首演

■本报记者 王筱丽

“血往上涌，泪往下流。”导演马俊丰这样形容话剧《同学少年》剧本给他带来的触动，而这深刻的触动背后，正是上海真实历史的千钧之力。上世纪50年代，来自上海比乐中学的五名学生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加入文工团，最终一起安全回国。将于9月6日在中国大戏院首演的原创话剧《同学少年》，正是以此为灵感创作而成。昨天，幕后主创与年轻的00后演员们一起，分享了创排心路。

《同学少年》，历史与现实交织呈现，两条时间线并行：上世纪50年代初，几名豆蔻年华的上海中学生自愿参军赴朝，亲历战场烽火，直面生死一线。当代，耄耋之年的他们平静回望，当年校园青涩的热情与弄堂亲人的牵挂，逐渐再度显现，数十载和平生活中不变的家国担当，晕染开他们更为浓烈的人生底色。

李茂新、来切秋、肖友砚，这三名生在黄浦区、长在黄浦区的比乐中学校友是舞台剧的原型人物。“以同学少年的切口进入，展开这个与上海紧紧相融的抗美援朝故事。”《同学少年》编剧钱珏表示，“十四五岁的学生主动选择放弃上海安逸的生活，奔赴战场保家卫国，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动力，值得被今天的观众看见。”《同学少年》的剧本始于李茂新之女李菁整理的口述史《炮声、小提琴、降落伞》。如今平面的文字变成立体的话剧，令李菁激动不已，“主创将真实的故事转换为诗意的表达，用话剧讲述抗美援朝故事的同时，也刻画出当时上海百姓的精神面貌”。

豆蔻年华的同学少年在战火中的淬炼和成长无疑是该剧的创作核心。剧组大胆起用尚在学校和刚刚毕业的年轻演员，以青年诠释青年。马俊丰坦言，与面对成熟演员不同，指导这些没有丰富舞台经验的年轻人一度让他“束手无策”，但最后，也是他们身上的真挚和青春朝气成为表演的最大亮点。创排过程中，马俊丰力求“用艺术的真实碰撞历史的真实”，避免多媒体和繁复的舞台形式喧宾夺主，而是返璞归真，让观众注意力聚焦于演员的表演。“这部作品中，最动人的是同学少年的家国大爱，是青春内心激荡的情怀。演员平均年龄21岁，我要做的就是展现他们的赤子之心。”

刚刚踏上戏校校园的00后演员庞家裕用“脱胎换骨”来形容《同学少年》对自己的改变。在剧中，他饰演的“肖鲁青”原型是肖友砚。肖友砚从小喜欢音乐，从奔赴朝鲜到两年后回国，一把小提琴始终与他为伴。《同学少年》里，“肖鲁青”也常常会拉响名曲《沉思》。现实中，庞家裕和肖友砚一样，都会拉小提琴和二胡。对于这个角色，00后有着自己的琢磨。最近，除了排练精进演技，庞家裕也给自己布置了练习小提琴的功课。虽然剧组并未安排“肖鲁青”现场拉琴，但庞家裕认为，小提琴对于肖友砚来说，并非只是一件乐器，而是精神支柱般的存在，“他和小提琴是分不开的，我拉小提琴，也感觉离人物更近了”。



9月6-10日 中国大戏院